

存誠齋文集

年愚姪張炳旌題籤  
丙寅秋月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璵

璵同校

介子推論

介子推古之介者也從晉文出亡周旋患難間者十九年  
寒暑饑渴風雨雪霜十九年中辛勤備嘗矣公嘗飢不得  
食推且剮肉啖公矣在旁觀者必謂推功且不堪將來酬  
庸懋賞當如何矣迨公反國徧賞從亡而推不及推亦不  
言祿且無怨詞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耳天實寘之二  
三子以爲己功乎遂奉母隱於綿山盡盡勤而不居功若  
此可謂賢矣豈獨介哉而公忘患難相從之績爲不情食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一

人之肉以充腹而忘其忠爲不義焚山以求爲不仁晉文  
烏得辭其咎哉然當聞龍蛇之歌悟而求之悔心已萌欲  
自補過矣亦可出矣而推不出似近於懟及求而不得焚  
山以逼之更可出矣縱浮雲富貴出而辭祿仍不失爲介  
也卽不然負母而逃隨麋鹿而處其介尤足稱也乃抱樹  
就焚輕父母之遺體使母老失養可謂孝乎未審推有後  
否也使似續尙虛身死嗣絕致若祖若父荒壟餒鬼之紙  
錢麥飯之獻可謂孝乎當焚山烈澤時未知其母已逃否  
也使逃而獲免則返哺者何人若母亦與其難而身求介  
名致母不考其終則不孝孰大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

鴻毫者取義成仁死忠死孝重於泰山也不合於仁義則  
鴻毫而已耳推之死於鴻毫不亦五雀六燕乎余曩常欲  
論之久矣以高其介而悲其遇未嘗不爲之搯腕太息而  
責晉文之憤憤不忍下筆然有傷子道如彼其介也得勿  
矯乎且與聖人教子之道刺謬甚爲推惜春秋責賢者備  
是以終論之爲好名忍親者晨鐘焉然視後世鄙夫求榮  
固寵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則又不啻霄壤矣

敕封文林郎晉贈奉政大夫畢君雪傭墓誌銘

咸豐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前貴州畢節縣知縣

敕授文林郎晉封奉政大夫畢君卒享壽六十有四君諱楚珍字士珩雪傭其別字也畢公高之裔世居江蘇之太倉州春秋時畢萬者仕晉爲大夫有功封於魏戰國時畢戰者仕滕爲大夫晉畢卓官吏部郎南北朝畢元賓累功封須昌侯畢誠仕李唐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畢再遇事趙宋爲武信軍節度使贈大尉諡忠毅爲當時名將畢仕安仕終參知畢享事明爲應天府尹代有聞人國朝弇山大宗伯諱沅乾隆庚辰大魁天下以兵部尙書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三

總督兩湖君之從祖也祖諱灑兵部車駕司郎中皇考硯山公諱繼曾河南黃沁同知妣陸太宜人君兄弟五人長毓珍候選從九品次文玉弱冠入泮有名士之目屢試未第齋志以沒次卽君次文翰太學生次嘉珍邑庠生君少沉默於伯仲中尤篤學綺歲卽知名稍長硯山公陸太宜人相繼逝君扶襯歸里喪葬盡禮旋以家徒四壁子然一身復游大梁遇考城令吳楓亭詢悉家世憮然曰故人之子也招爲記室以君謹厚學有本源深重之以女歸焉卽淑配吳宜人也君自是益發憤向學遂登嘉慶戊寅

恩科賢書旋考取景山學教習道光辛卯選贛榆教諭贛

邑文風久不振登鄉薦者寥寥君毅然曰作育人才吾輩事也余敢以閒曹視之於是課諸生甚嚴並選秀民子弟聚而教之訓課講解寒暑無間邑人士以君善誘不倦咸樂從之游而執經請業者履舄交錯於庭矣未幾汪元愷龍方幹等相繼登甲科鄰邑沐陽荐饑海州牧廉君才且任事不苟檄司賑事君徒步稽覈分別等差民咸沾實惠存活甚眾時方隆冬君衣弊裘吏有以珍裘獻者君曰此百口待哺之資也却之緣是人不敢干以私次年沐陽蝗州牧復檄君往捕沐雨櫛風晝夜宣勞而月而蝗蝻盡歲賴有秋秩滿以卓異薦赴都之日祖餞者緇屬於道二十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四

里不絕有戀戀泣下者癸卯君出宰貴州權綏陽縣篆兼桐梓事綏陽故事里徭繁重民病之君下車卽爲裁革民立生祠祝之旋署湄潭畢節皆有聲任畢節之次年值歲不登君請發常平倉以賑格於吏議君遂獨力任之先捐俸爲之倡復勸諭富民巨賈平糶與賑粟並施民免於溝壑者君之力也次年復疫君固精岐黃術日坐廳事診視施餌自夏徂秋所活無算畢民德之繪像以頌遺愛是時粵西盜洪秀泉反荔波與粵畎澮相接大府思得幹吏以堵其衝飛檄調令荔波以資保障君不敢顧戀身家星夜馳往繕城捕奸召募勇士賞罰信明咸思敵愾孤城卒保

無恙而君以馳驅瘴煙毒霧間勞筋焦思緣是得疾謝病  
歸行李蕭然囊無長物就養於嗣君庭璜灌縣尉任所甫  
三載疾復作遽返道山矣以吳楚盜賊蠡起道途梗塞遂  
以某年月日卜葬於灌縣青城之麓佶嗣四人曰庭琥候  
選從九品曰庭璜卽灌縣尉也曰庭琮庭璋皆業儒女公  
子四人三均適宦族季幼待字孫三詒符詒穀詒穎俱幼  
孫女九長適呂氏餘未受聘銘曰

青城峙其西岷水環其東隆然中處者實爲君之宮

劉節婦傳

劉節婦者灌縣張國瑞之女同邑劉天林之妻也生長農家而貞靜成性曉大義年十九適劉氏翁早卒事姑以孝稱生子甫週齡而天林病歿婦年二十八矢志共姜而衰姑在堂家綦貧仰事俯畜無以爲生父母憫其零丁貧苦欲嫁之婦不可強之婦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所以不卽死者以白髮之姑待養黃口之兒待哺耳苟渝初心白髮黃口何所賴乎遂截髮自誓父母以其志堅事遂寢而家徒四壁饗殮操作悉賴一身幸夫在時佃大姓地數晦婦於是躬自耕耘辛苦備嘗雖歲收數斛麥而一家數口衣食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六

食所需甘旨之奉僅給半歲之供乃佐以女紅盛暑不操扇隆冬無絮衣常自忍飢寒而高堂衣食無缺姑卒喪葬如禮子稍長無資就傅念母勤劬遂學稼以代母勞賃傭得值輒市肥甘奉母長娶於某氏咸豐三年婦七十六而卒飲冰茹荼者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州里戚族莫不賢之當婦卒時其子先患疫將就痊矣及母歿一慟亦絕孫三人均凜遵祖訓勤儉力穡能自樹立家稱小康吁翦髮自矢志堅金石婦之節也奉養衰姑生盡力而死盡哀婦之孝也撫子成人使劉氏似續有賴婦之賢也余是時以讀禮閒居緣遭時變僑居灌邑聞劉易齋茂才爲之請旌道

其事甚詳余曰有是哉若婦者可以風矣因走筆疾書爲  
之敘次其事以俟他日修邑乘者采焉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七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七

送李伯龍序

川嶽靈淑之氣蘊蓄既久必發爲瓌偉卓犖非常之士故詩詠申甫則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孫子荆亦言曰其山崑崙以嗟峨其水泃渫而揚波其人磊落而英多然則邁軼羣倫之士其爲山川孕育也奚疑是以恆嶽鍾靈而生堯塗山鍾靈而生禹華岐鍾靈而生文武周召泰岱鍾靈而生孔孟顏曾此其大焉者也次則班馬鍾於終南屈宋鍾於衡嶽二程司馬光鍾於嵩洛海剛峰邱瓊山鍾於五指張曲江鍾於庾嶺錢鏐鍾於天目所鍾之賢才大小雖各殊其爲山川所鍾則一也道光壬午余遊英德上登嶂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八

巖下泝清流仰觀俯察見其高者則硤砢岬岬蔚然森秀窪者則浩淼汨瀾泓然瑩潔晦明變幻朝暮異態氣象萬千不可名狀意其間必篤生偉人期得而旦暮遇次年得晤李子伯龍於羊城軀幹修偉異之因邀之旅邸沽酒對酌放論古今議論風發無所詘撓自是往還無間晨夕其文章宏深雄闊莫測涯際伯龍固英德人意者卽鄉所謂卓犖瓌偉非常者耶然懷璞未售徒抱卞和之嘆吁人生知已抑何其難哉茲伯龍有齊魯之行將泝沅湘登嵩岱曠覽天下山川以抒其抑塞骭麟之氣余謂川嶽既育非常之士必有以位置之豈終牢落無偶徒友漁樵而伍麋

鹿肆情於山水間已哉茲因其行欲廣其志故重之以辭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九

與某執事書

某頓首謹啟某官執事閣下牧令乃親民之官上應列宿官雖不甚尊然膺民社之責握生殺之柄喜賞怒刑得其人則百里蒙其澤否則百里受其殃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二千石與良有司耳閣下前蒞某邑頗有蜚語曹好曹惡亦近日官場惡習殆說者過當未足爲閣下累今處繁劇嫉者益眾願謹之於始一洗浮言毋使聽者惑焉幸甚某讀循吏傳見古之良牧令所至礪廉隅問疾苦同好惡布教化興學校鋤奸宄掖良善卹鰥寡正躬恤物革害興利爲國家培元氣爲風俗憂頹靡勞心焦思不遺餘力而上官之喜怒身之黜陟子孫之田宅不介於胸中未嘗不爲之掩卷三歎以爲官無尊卑澤及生民則流芳百世所謂廉吏不可爲而可爲者此也若夫逢迎奔競附勢趨炎某官權要將如何以悅之某人當道將如何以結之心營營膏以繼晷地方之利弊不知民間之疾苦不恤此俗吏之所爲閣下當亦鄙之雖處膏腴縻好爵未嘗不足以快一時而百年後自居何等視德業脩於身循績昭於時榮名垂於後者孰得而孰失知閣下必熟計而有以自處矣某何足爲閣下慮閣下清門德胄治譜家傳素以良吏自期願將夙昔所學措而施之坐而言者起而行之某

將傾耳以俟知交有素言無忌諱且愚性慙直心欲有言如袁簡齋所云若骨鯁在喉必吐之而後快尚冀亮之某作吏數十年想愆尤叢雜亦欲借助他山願勤攻其短勉其所不逮使得寡過焉幸甚不宣

存誠齋文集卷十一

十一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璵

璵同校

愛蘭說

人莫不有所愛林和靖愛梅以其鐵幹橫斜標格異也色香兼備冒雪而開如松柏後凋不以歲寒易節其實亦鼎籩之所需賢臣高士倫也故宋廣平爲之賦愛之宜也周茂叔愛蓮作愛蓮說重其品也其花固可愛且出泥滓之中皜然自潔處塵壒不著君子之體也根葉蓬實復有濟世之功君子之用也茂叔愛之亦宜也余於二花固愛之重之嘗屢詠及之矣而性尤愛蘭貴其品高而德充也夫百卉多以色勝而寡香或香矣終未若蘭之清芬鮮匹故孔子贊爲王者香自衛反魯見蘭蔽於蕭艾之藜自傷不逢時援琴而作猗蘭之操顏師古亦以國香稱之黃魯直則謂似君子蓋蘭之見重於聖人賢士大夫久矣以其雖託根於深山窮谷高士屐齒所不及遊人足音所不至而芳菲自若馨芬孔揚如君子之德行脩於身不知不愠遯世無悶也德之充也園圃中紛紅駭紫莫不爭妍取憐嫵媚自衒而蘭素蘂碧穎不與凡卉競豔冶而氤氳馥郁無風自遠亦猶逸士之身無媚骨恬澹自守不以色悅人特立獨行不務奔競也品之高也百卉花時則士

女遊賞紛紛紘紘下自成蹊非不足自豪也而一經風雨  
飄落泥塗或遇霜霰則葉隕枝空或莖摧條瘁無復佳觀  
矣蘭則不然既曄於春秋足供幽人之佩卽使斂華弢芳  
而縹帶緗葉青翠四垂隨風搖曳其幽姿雅韻亦自可愛  
不同常卉之徒以花勝也質之美也具此德品質之三美  
余故重之愛之此斯說之所以作不使蓮梅之獨擅千古  
也

守遷說

自古修建城池者所以備非常衛民生也然亦必須藉民  
力以爲固何者蓋國家經費有常額兵無多以省會言之  
軍督提三標額兵不過五六千名郡城不過三四百名及  
二三百名守捍已形單弱至如州縣駐防者兵多不過十  
餘名少則數名而已城雖小而雉堞數千以數人站堞安  
在其能禦暴乎是以必借資民力民雖勞烏可已也况勞  
其力正所以保其身家子女玉帛也且守城之道未戰而  
決勝者有五寇遠涉而來足繭履穿筋力疲乏我養其全  
鋒以逸待勞勝之道一也仰攻者難俯擊者易寇雖有  
炮火可恃我亦有炮火之利况我有城郭之衛寇無城郭  
之蔽我從高擊下以有蔽擊無蔽其損傷必多此勝之之  
道二也彼爲反叛之民以逆犯順我奉

天子威靈爲生民捍患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代

天行誅以順擊逆勝之道三也兵法云千里饋糧土有  
飢色彼跋涉山川負糧裹餼勢必無多其所恃者因糧於  
民我堅壁清野以俟之使擄掠無所安能枵腹而與我曠  
日相持此勝之道四也我有高城深池之險我欲戰彼  
不知所守我欲守彼不得而戰操縱在我此勝之道五  
也我有此勝道五何爲而不守乃播遷以避之乎或曰我

得此五勝可坐而勝敵耶抑更有策也曰善哉問乎雖有此五勝安可恃乎守城之法禦攻之具登壇必究武備全書汧泝百金方紀效新書鄉守輯要諸書言之已詳當先講求精熟始免臨時張皇而其大要尤在峙糧芻籌庫貯安輯貧窮撻詰奸宄召募壯士備器械修樓櫓嚴號合信賞罰激忠義一眾志搃險要多偵候謹防禦勤巡警禁誼謹與眾同甘苦隨機應變出奇制勝不爲詐誘不爲強怵毋輕出戰毋妄追襲非操必勝之算毋得輕舉妄動待其懈出奇兵以擊之斯乃守城之要策也糧足械備則民心固庫儲充則獎撫有資貧民安奸宄絕則無蕭牆之患號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四

令嚴賞罰信則眾用命忠義明眾志一則上下力并險要搃則寇有所顧忌偵候多則敵情預知防禦謹巡警勤則無倉卒之虞誼謹息則民志定甘苦共則士樂死應變出奇則足以破賊立功昔田單守卽墨趙襄子守晉陽劉錡守順昌朱爕元守成都皆以寡勝眾以弱破強胥是道也若聞警張皇各謀遷徙真懦夫下愚也夫離百年之鄉土拋先人之壟墓客寄異鄉或舍城池之堅固而就鄉間之砦堡紛紛逃竄捆載囊橐繼屬道途姦民見之而生心土匪乘間而劫掠是寇未至而先已被禍矣不聞安慶九江揚州鎮江鳳陽滁州諸郡紳民移徙者多爲土匪殺戮擄

奪乎此前車不遠亦足爲鑑已惟廣西桂林湖南長沙官民一心相與堅守卒皆保全又明季張李之亂毒徧天下所至坵墟廬忠烈備兵大名時教民築堡自衛保全甚眾嗣撫鄖陽教民併村立寨築守如前鄖民知大名之效躡躍奉行鄖屹然遂成巨鎮賊不敢犯夫一砦尙能自守况城池乎蓋寇本窮民耳非有賁育之勇孫吳之智戰勝攻取之能也彼能殺人我亦能殺彼何所畏而流離播遷以避之任其橫行而垂手乞命乎且我能往彼亦能往而賊偵知遷移所聚富戶必多子女玉帛益廣其垂涎力攻又必然之理也是欲避患而反招患也是則守與遷之利害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五

判然矣可不猛省城居者安於城鄉居者安於砦力圖守固眾志成城雖有強寇安能肆其毒螫矧茲烏合之眾哉果能各振懦弱之氣旣克保身家復得忠義豪傑之譽兼邀

朝廷爵賞之榮豈不美哉近聞成都士民聞有河南歸德之警攜家播遷者紛紛予深悲其失策因作是說以破其惑如聽斯言修爾戈礪爾矛其敵愾同仇則西蜀地方幸甚西蜀生民幸甚

玉帳狐腋自序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古聖王戒之於是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優而游之使自化之是以奸慝不生暴邪不作民無兵革之災野無戰爭之患故鳳凰鳴於庭麒麟遊於囿景星現慶雲出天下垂拱而治迄軒轅之世蚩尤作五兵兵始興於是風后作握奇經陣圖始濫觴矣及周呂牙作陰符著六韜用兵之法始講矣自兵法出而兵遂不可廢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至春秋戰國時黃石鬼谷孫武吳起穰苴之徒作而用兵之道精益求精卽武侯忠武志及諸家言兵者皆以諸子爲宗而武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六

侯增演陣圖十五究極蘊奧精微莫測未可淺窺君用失其將是以國與敵也將用失其道是以卒與敵也故用兵之法不得不究也余少習章句壯好韜略嘗讀留侯班定遠武侯傳竊慕其爲人以為男兒生逢盛世不能建奇勳偉績書之竹帛傳之無窮徒爾沒世而名不稱當亦丈夫所憾也於是揆羅諸家書伏讀有年揣摩小成然論兵凡數十家其最著者莫如登壇必究武備全書太白統宗兵鑑幾於充棟汗牛學者難究其微旨至虎鈴經海澣百金方荆川武編紀效新書百戰篇鄉守緝要諸書卷帙雖不甚繁但不失於冗卽失於略因於暇時參訂諸書爰爲提

綱挈要嚼華咀精雜者刪之簡者詳之晦者顯之缺者補之彙括成章著爲二十一篇又採古陣圖及攻守水陸器械占候節略共作 卷名曰玉帳狐腋言簡而賅法備而約行笈旣便於攜帶玉帳復易於翻閱未必非登壇之一助也歲次道光丁亥荷月上浣嶺南子持子自序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七

永康胡氏七烈合傳

永康胡氏浙之望族也

誥贈中議大夫崇祀鄉賢仁楷者與弟

誥贈武功將軍仁柳皆克敦孝友好善樂施見稱於鄉里而教子尤有義方中議贈君以子兵部員外郎候選道鳳丹貴武功贈君以子副將鳳鳴鳳貴鳳鳴爲人英姿雄偉少讀書明大義通武略登咸豐壬子武進士

欽點侍衛咸豐三年逆賊洪秀全反陷踞金陵黨羽四出蹂躪遍天下浙密邇金陵鳳鳴念親年老頻警風鶴乞假歸省遂團練鄉壯爲捍衛桑梓計間謁浙帥慷慨陳守禦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八

方略浙帥避之疏留在籍辦理團防是時賊陷皖鄂犯充豫所至無堅城海內震動諸道戒嚴而甯國與浙毘連浙門戶也賊欲窺浙圍甯急浙帥遂檄鳳鳴隨鄧提軍紹良往防勦鳳鳴弟武生鳳雛膽勇過人亦欲殺賊立功遂與兄偕往未幾卽克復甯國縣城兄弟論功居最鳳鳴擢遊擊

賞戴花翎兼協勇巴圖魯名號鳳雛授藍翎千總嗣以固守南陵相持數年與賊屢戰皆捷鳳鳴遷參將加副將銜鳳雛累陞遊擊

賞換花翎賊久涎浙以鳴雛兄弟搯其衝不得逞遂迂道

豫章欲由廣饒以入浙雝奉調赴援江西抵景德鎮破賊壘十餘每戰輒居前敵賊憤甚與僞王某等合蟻聚麕至鳳雝中飛礮歿於陣事上聞

旨照參將例議恤自是賊勢益張浙中郡縣次第淪陷浙撫飛檄調鳳鳴回援杭城而金衢嚴俱已先失守道途梗塞鳳鳴乃取道壺鎮轉戰至台州賊圍之數重鳳鳴以孤軍血戰亦中礮陣歿其季弟鳳恩書生也奉母避匿山中聞兩兄耗拔刀斫地誓殺賊復仇因招集兄舊部得千人激以忠義禦賊於東陽鳳恩大呼陷陣憤不顧身部下亦殊死戰賊爲之屢卻相持數日賊訶知鳳恩無外援復大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九

至卒以眾寡不敵力竭亦歿於陣而武功贈君三子俱與賊戰死矣咸豐八九年間金華郡縣相繼失守十一年永康城再陷中議贈君之六子鳳岡者由附生議敘選授鄞縣訓導以身際時艱遂不之任與從兄某團練分堵要隘眾倚爲長城鄉村賴以保全未盡焚掠同治元年杭嘉湖均失守妖醜益熾勢成燎原力不能支旋被擄賊以其團練日久紀律嚴整愛其才欲降之不屈強授以僞職不受猶未忍殺之而監守頗嚴度不能自脫於是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強之食不食至昌化卒賊義而藁瘞之並書其姓字里居表於墓後二年其兄鳳丹銜恤歸里始求遺骸具

棺葬之其弟邑庠生鳳韶中議贈君七子鳳丹觀察弟也當永康城再陷村落盡成坵墟鳳韶所居距城三十里自知不免乃令男婦老幼各自爲謀吾軀羸不任奔走惟一死以完吾節不墜先人家聲耳旣而賊至被執抗聲罵賊賊刃之罵益厲遂被殺其子宗壽侍見賊戕父亦涕泣詈賊賊並殺之胡盧氏者中議贈君第五子鳳標妻也當賊卒至自念逃將焉往不逃則被污遂投水死賊退得其屍面色如生其夫鳳標禮葬之中議贈君二子一媳一孫死賊者凡四與從兄鳳鳴等死賊者共七人鳳丹觀察旣上其事於大吏請旌恤於

存誠齋文集卷十二

十一

朝余就養皖藩署得晤胡觀察爲余道前事甚詳且請爲之傳余以馬雨農學士李恕皆廉訪已先爲作傳再辭不獲因自忘其不文次其事而書之且備太史氏他日之探云

贊曰洪逆之亂也蔓延十七省肆毒十三年死於賊者詎可勝數然有傳有不傳卽幸獲旌恤傳矣而乏秉筆爲之紀載事蹟不彰是傳仍與無傳同也若上邀

朝廷旌恤之典又得文人爲之紀載其事使榮名垂於後忠烈顯於時不可不謂幸之又幸者也胡氏一門七烈或死忠或死義或死節見危授命所謂取義成仁者非耶然

鳳鳴鳳雛鳳岡受

國恩而死國事忠矣烈矣至鳳恩鳳韶未嘗委贄原可無死而一則爲兄復仇一則守節詈賊視死如歸宗壽隨父不離盧氏可避不避慨然子死父婦死節其義烈均有不可泯者雖皆天性使然而仁楷仁柳兩贈君平日義方之訓亦可見矣事定後又得其兄鳳丹爲之訪遺事求遺骸請旌恤又浼秉筆者爲之表揚嗚呼七烈者雖死猶生可以無憾矣

存誠齋後集卷十三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

瑄同校

欽差幫辦兩江軍務振威將軍江南提督巴圖魯勇號張

忠武公

國樑

家傳

公名國樑字殿臣廣東高要縣人祖以上皆力農父某早世家貧公負販養母性勇敢孔武有力道光甲辰曠吉利犯順廣州及附近郡縣皆戒嚴募勇防守公投營充健兒屢立戰功事定善後者處置乖方盡撤諸勇無所獎勵軍饟亦多蒂欠諸勇以戮力數年入生出死功既不錄賞亦不及頗有怨言而公獨退歸農庚戌廣西盜洪秀泉楊秀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一

清馮雲山等反煽惑諸勇以爲羽翼附之者眾公爲眾所脅不得已而往旋聞有招撫之令是時向軍門

榮駐師桂

林遂拔身來歸偕者五人或疑其僞已斬者四矣及公桂林朱伯韓侍御謂其誠篤力主赦之向帥亦偉其狀貌使留營効力給經制外委銜每出師輒請居前敵大呼陷陣所向克捷每勝輒進一階稍稍遷至都守而洪秀泉等裹眾至十餘萬進攻長沙不克遂進陷武昌破安慶蹂揚州踞金陵所至無堅城而諸路奸民復起而附之眾至二十餘萬遂北犯豫晉兗冀勢張甚天下震動京師各直省皆

戒嚴徐帥

廣縉

拏問

詔向帥充

欽差大臣督師進討是時賊氛正盛向帥重公膽勇倚爲左右手每出師未嘗不在行間大小百戰斬賊無算

顯廟亦耳熟公名不數年由偏裨擢至提督

優詔褒嘉

賞戴花翎賊畏公如虎見公旗幟卽萬眾辟易向帥卒遂有幫辦大江南北軍務之

命

賞穿黃馬褂竝

賜雙眼花翎益異數也公感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二

上恩遇遂以滅賊爲己任大帥和公春亦自以爲不及軍務皆由公指揮公益自淬厲奮不顧身天下咸仰聲威

朝廷亦倚爲長城於是統大軍及親軍三千兩次克復鎮江及丹陽金壇揚州溧水句容六合高淳等數十城又奪馬嶺雨花臺大勝關銅陵關九洑洲諸要隘賊險阻盡失公遂進圍金陵而金陵乃明太祖建都之所堅峻甲於天下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大江環其三面東阻上新河賊復築天保城於鍾山濬內外濠城中死黨十餘萬據險固守糧糧山積公以二萬孤軍攻其一隅且無一旅之助故前後圍攻屢次未下聞某月日夜公左挽藤牌右握短刀四

鼓駕雲梯冒矢石登城隨者二百餘人惜無繼至之師城上賊知官軍登城風馳雲驟而來公寡不敵眾率親軍下身亦重創於是築距堙斷賊糧道賊窘甚數出撲我壘輒擊走之是時黠賊僞忠王李秀成亦在城中謀解城圍因約外賊爲援欲腹背襲我軍公諜知之分兵設伏復兩敗之斬給數千賊屍枕藉內賊終不能出外賊亦不能入城中尙十餘萬至以草藥爲糧羅掘殆盡眾心驚惶李秀成與僞干王等謀曰蘇杭爲天下財賦之區若約外黨攻之張某必親援則金陵之圍解矣眾然其言遂令其悍黨攻杭州破外城杭州求援急公乃分兵遣總兵張玉良往玉

良假公旗幟賊以爲公來遂棄杭走及偵知援兵非公也遂徑趨鎮江益以守鎮江者和帥公之主將也主將困料公必親援則事濟矣既而公聞和帥被圍果撤金陵之師間關數百里親援鎮江金陵賊見公兵退遂率眾尾其後公前後受敵幸賊畏公未敢逼而公因勞得疾及抵鎮城賊大至公欲扶病出戰左右力諫願出退賊允之及左右與賊戰我師少却公憤然曰固知非我不能也遂領親軍開壁而出我軍復奮勇力戰賊見公出正欲奔北忽大帥某隊中有逆奴持洋鎗從後擊公鉛子透內公傷重墜馬萬眾屬目公親軍皆不戰而譁少頃公卽斃於是我軍皆

潰賊返旆逐我師賊恨公深喜其死羣攢刺之身被數十  
槍體無完膚某帥見公爲已左右所斃恐獲重譴諱言公  
死故初奏謂公無下落旋思公之死三軍目覩慮難終秘  
獲罪且不測遂自戕或云退至許關投繯自盡鎮郡復失  
蘇杭相繼淪陷不數月浙江郡縣亦皆失守歸然獨存者  
惟温州一郡耳江蘇郡邑亦半沒於賊或謂賊擾三江兩  
湖者十餘年蘇杭爲天下名區而公未死蘇杭安如覆盂  
無狗吠之警及公陣沒未數月而蘇杭卽沒於賊則公之  
生死實關蘇杭之安危卽金陵之克復緣公築長圍斷其  
糧道賊勢始蹙克復之功公亦與有力焉初公之被害也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四

無不浩歎搯擊及歲餘

朝廷亦稍知公盡節事始

賜謚忠武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今上卽位嘉公功

賜祭一壇

恩命有加余是時在蜀公事蹟皆出自傳聞嗣就養皖江  
詢之皖人能稍道其功績及死節事然不甚詳後覽王子  
壽比部漆室吟有輓張軍門及咄嗟復咄嗟行二詩讀小  
敘言公被害事謂賊憚公不得違故重賄某帥奴圖之云  
余在蜀時遇公帳下材官某於縣州旅邸言公脩幹挺挺

目若曙星紀律雖嚴而接下謙和平時未見其有怒容臨陣能於馬上接飛矢每戰手提大刀立馬陣上先揮左右軍出勝則麾親軍分兩翼衝入輒大勝如左右軍少却或將潰下卽率親軍身先陷陣縱橫盪決則萬眾披靡常以此取勝蓋深得李衛公遺法善於用奇故賊憚之見黑旗輒避其所練親軍初不過三千嗣四圍金陵數且倍之所向克敵又云賞罰公明微功必錄至其弟及親屬之在軍者卽有功保亦不及或以爲言不應大帥知之始得列名薦章然左右以功保至提鎮者十餘人副叅遊者百十人而其弟位不過都司性尤廉潔每破賊所得金帛盡散給軍士鎔銖無所取尤有難者營中無虛糧軍籍皆按名責實軍糗無虛糜且戒翼長隊長毋得扣剝故統兵十餘年身後無餘財斯則近世所未有者也被害時年未四十天下惜之嗚呼天不永公年使賊未盡滅中興之功未得身及其成悲夫

致王子壽比部書

子壽執事閣下某自道光乙巳入都於友人處得觀閣下歌行爲之擊節贊歎以爲嘉光詩人如閣下者能有幾哉當亟錄於退菴詩話中以識傾倒而是時閣下已乞假歸方謂班荆無緣然心交者已十餘稔矣至同治紀元某亦引疾歸本擬息影蓬廬匿蹟西樵白雲間伍魚樵而友泉石嘯傲烟霞以適餘年適兒環有觀察廬鳳之

命乞假繞道來省迎養情切未忍却其請復作出山之泉且補游江浙諸名勝計亦良得遂泛漢湘游皖鄂竊喜密邇珂鄉藉茲把臂不意文旆訪舊漢江竟惠然左顧得翦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六

燭西窗傾懷竟夕不可謂非天假之緣三生石上一段夙因也本擬攀留行鶴作十日之歡而閣下堅意解纜匆匆返棹未得暢聆霏屑爲歉某於詩一道性雖好之而不常援筆自以春蛙秋蟬徒事聒耳隨手散軼者十之三年之作亦十不存五前呈四冊本無足觀乃承賜以大序過蒙獎借何敢當然文之樸老古茂敘事是寫生手其氣味深醕則似六一波瀾動蕩又逼近玉局可謂極此中之能事未段有弩矢機強之喻發人所未發誠千古篤論使有器無機縱挾莫敖之矢綦衛之箭而不遇烏號睿盧與骨匏鉛簇何以異試觀一部廿二史懷利器而老於山巔水

涯者豈少哉讀閣下漆室吟歎閣下抱經濟才而未竟其  
用今亦將老於螺洲鶴澤間亦器之不遇機弦者也閣下  
爲<sub>某</sub>搯擊<sub>某</sub>於閣下亦然幾欲搔首問蒼天矣四月廿四  
日某謹白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七

百駿圖跋

古來以畫名家者代不乏人而山水花卉尤盛蓋山水花卉隨手點染由我心造且易於應酬至以人物擅名自唐以來屈指可數蓋繪物須肖其物態狀固屬百變而阿堵傳神尤須妙悟唐吳道子明仇十洲皆以畫仙佛稱而道子畫龍尤稱絕技余嘗於彰德天甯寺見所畫龍絹寬五六尺長丈餘中畫白龍蟠屈攫拏鱗爪閃爍飛舞似欲破壁飛去遇歲旱寺僧輒懸掛禱雨頗有靈驗至有明一瓢道人出亦以畫龍擅名與道子方駕頡頏道子以工筆勝一瓢以水墨勝各極其妙余家藏一瓢六龍卷子騰拏上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八

下雲氣滂渤筆墨盡化爲烟雲化工筆也顧光寶以畫獅稱宋徽宗以畫鷹稱唐江都王緒曹霸宋趙子昂以畫鞍馬稱明宋旭張龍章亦善畫鞍馬兼工人物萬態千狀無不畢肖皆神品也此外以翎毛蟲魚得名者畫雖工未足與前諸大家抗顏行同治四年余遊皖王峰臣軍門出所藏百駿圖相示余展玩數日不忍釋手嘗極目力數之得百零三焉細視其三乃二騾一驢馬仍百也或獨馳或並馳或三五爲羣或六七爲羣或十餘爲羣有延頸嘶鳴者有垂頭齧草者有馳者有驟者有卧者有飲溪澗者有仰蹄而滾者有交頸相摩者有立而戲者有昂首顧視者有

以身相偃者有齷齪相齧者有回首嚙背者有見首而不見尻者有見尻而不見首者有祗見尾者有祗見雙耳者有祗露四蹄者態狀百變各臻神妙其毛則五色相間連錢五花燦若霞錦其狀爲龍文爲鳳臆爲鶯頸魚目爲龜尻虎脊耳如批竹蹄若踣鐵雄姿猛氣神駿磊落使觀者忘倦浹旬而後歸之并跋數行爲他日卧讀具也

剿撫西昌猓夷紀畧

西蜀猓夷凡百數十支支有酋長散處深山山長亘千餘里自雷波峩邊馬邊越嚮冕甯西昌直達滇南二十四寨皆猓夷巢穴眾約十餘萬嘉慶十六七年始出擾雷波峩邊馬邊三廳然猶間歲一出或歲一出則擄掠牲畜焚殺人民有所得則歸巢守土者多畏蒞不前俟其退而後出則寇蹤已遠未聞有能擊之者更未聞有敢入其巢者至道光年間歲暮輒出或一歲數出甚至月亦數出至咸豐改元始出無虛月或數日輒一出且擾及屏山越嚮冕甯西昌宜賓犍爲各郡縣雖屢命將出師徒糜國帑兵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十

退則復出邊民肝腦塗地不堪殫述益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掌兵者以賞賚爲撻伐每出兵購譯者誘以重貨使具木刻便奏凱班師濫邀薦贖夷人以具木刻爲投誠其木刻非畏兵威而具故春欸而冬叛冬歸而春出皆緣未受懲創且復得重賞故出益頻越冕雷峩馬屏一帶受旤尤烈咸豐丙辰出赫甯遠府屬之冕甯越嚮西昌等處數百里皆成瓦礫之場道途梗塞商旅不通建昌道鄂觀察惠占鎮軍秦督師會剿具木刻未數月秋復出巢大府復檄占鎮軍進剿并奏委余叅謀戎幄余於歲除前五日抵營適西昌郡縣以民變告請師甚急鎮軍以方

剿冕夷勢難分兵未允其請而甯郡求援羽書絡繹鎮軍  
卽挽余往余曰此不過昌民受夷患欲得兵驅除耳非民  
變也且鎮軍自謂能分兵與某否抑令某徒手往也鎮軍  
語塞余曰余料昌民際茲歲除必回度歲郡城且安已而  
諜報果如予言丁巳春正月旬日昌民復數千赴城大譁  
郡守親來請兵鎮軍曰事急矣當屈君一行兵可緩則緩  
如果須兵力書來卽當調發余諾之遂於十四日馳抵甯  
郡而民已散訪察情形方與西昌大令王君在鎮標中營  
德遊戎處訊致亂之由忽縣役馳報某場民千餘戈矛相  
摩昇傷者至在署開堂大令失色余曰必民求驗傷耳君

存誠齋文集卷十三

十一

宜往驗賞以藥資可無事王君猶默坐無言余速之回王  
君乃邀余同往余知其怯遂先行而王君命鹵簿導余前  
余止之數而執役等謂奉宰命不敢違余知王君意欲民  
之誤認余爲宰而諫余已後行以便抽身也遂卽前行及  
署民果以爲宰大譁及余至民知爲非宰也譁乃止余從  
容下輿謂眾曰若等何譁曰夷匪昨出寇昇傷者請驗並  
乞發兵爲民除害耳余曰是父母官之任也但爾府縣曾  
屢向鎮軍請兵奈鎮軍方剿冕甯未能分兵何因招王君  
爲之驗視訖且給養傷資民不復譁余先入而刁劣生監  
十人隨王君入與王君言氣甚張無官民體余曉之曰宰

汝父母官若子民也子與父母言有若是猖狂者乎豈叛  
民乎一人憤然曰天下已大變叛卽叛矣何畏乎余哂曰  
若果能叛余能平若因詰其姓名眾皆不言且爲之請罪  
余曰鎮軍之發兵與否惟余剿辦夷匪亦惟余明日若等  
悉至余寓受訓令毋擾爾守宰次日至者九人惟稱叛者  
不至余訊諸眾言某悔已宵遁矣余因訊其請兵亟亟之  
故皆曰公久任會理循聲載道非獨會民猶懷去思卽某  
等鄰邑士民亦皆仰戴昨某生不知爲公是以出言無狀  
祈公恕之某等之所以亟於請兵者緣甯郡四屬皆以蟲  
樹爲命此公所知也茲蠟蟲將熟若夷匪不退民失十餘

萬緡貧富皆病且麥熟不能收秋禾不能植民且荐饑轉  
溝壑是以頻來請命非敢叛也余曰若等所云誠是冕甯  
受毒尤深且大府所發兵爲剿冕夷而來自應先冕甯而  
後西昌且汝等西昌夷禍多由自召平日欺凌夷民如豕  
鹿然植其地沒其租使夷人顆粒無所得復據其地爲己  
有又因夷有所需重利以盤剝之夷人訴諸官汝等交通  
吏役多不直其詞使夷民窮迫無告受害不已故出巢強  
獲甚至焚掠以洩其憤汝等復與之相讐互相殘殺患實  
自取何能先汝西昌而後冕甯乎諸紳民籲懇益切繼以  
哀泣余因致書鎮軍謂民情如此發兵之舉似難再緩鎮

軍於是發兵三百名浼余獨當一面余少之復調鎮標守兵二百名又募勇三百名共兵勇八百鎮軍檄中營遊擊德茂與余會剿余以遊擊位三品余五品耳且文武不相轄事權不一難期成功鎮軍然之遂檄遊戎以下悉受余指揮余與德遊戎於正月杪進兵遊戎初紮營山腰余曰山腰受敵當據龍頭居高視下有劈竹之勢又分兵三百於山下紮兩營以爲犄角且護汲道又於山後多張旗幟倍帳幕紮營甫定日猶未晡余曰山上卽夷巢也向來出兵無有入其巢者且吾兵卒至寇未之知若由山脇捷徑突然而上出其不意兵法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

閉目也必獲全勝且使寇膽落遊戎深以爲然余復令背孤向虛而出夷人不意官兵之敢至且突然而至也弓不及弦手不及刃盡獸駭鳥散遂焚其窟穴取數十級全師而還夷旣受創亦以數百人下山潛伏亦欲俟我師下出不意卒起以取勝余因帶守營勇百名拔旗下山以擊之且爲迎我師之計及將至伏無所見窮搜亦無跡益見余兵下已潛遁矣余因紮山下以待少頃我兵由大路回寇從後尾之德遊戎反施以大砲轟之寇始遁是役也以五百人人夷巢破夷數千於是十七支皆懼剋期投誠而甯遠遊匪千餘以報復爲名勾結邑民夜入夷巢掠牛羊數

百下夷人疑附近鎮市修怨復下圍附近場鎮余遣兵數  
敗之且驅散遊匪並愴以兵威始盡行解散夷人知遊匪  
已散十七支俱具木刻匍匐詣營投誠許之與之條約十  
二章且諭以

朝廷威德毋自外生成又曉以物產所出漢夷互市兩不  
可廢而漢地所產夷民尤不能一日無漢夷憬悟頓首受  
教咸願恪遵條約夷人且請漢人復業漢人曰居無屋夷  
曰我山富林木惟汝伐漢人曰耕無粟夷民曰我汝貸余  
因諭漢民曰夷人具有天良曉仁義汝等當以負德爲恥  
用其木酬其值貸其粟加息相償毋負德毋生釁眾皆唯  
唯漢夷遂歃血以盟自茲永無相犯漢夷旣安余復籌辦  
善後體察地勢移汛防禦砦堡至今十餘載西昌四境帖  
然無狗吠之警而冕甯次年復擾如故矣葢未能使漢夷  
心服善後事宜亦未盡善守土者復有所扣剝賞罰亦不  
行防勇不用命故也

存誠齋後集卷十四

香山何曰愈子持氏著

男璟

瑄同校

崇明老人傳跋

崇明老人一碌碌庸人耳曷傳爲傳其子若媳也其子媳曷傳爲傳其孝也老人人生三子家貧不能自活盡鬻三子於大戶爲奴而三子皆忠誠幹能主人愛之歲酬其勞賞資甚厚厯十餘年蓄積頗豐各自娶婦常念二親年迫桑榆不得依膝下食寢不安諸婦復賢欲得舅姑而養之三子不約而同各哀求其主謂二親年老奉養乏人乞贖身歸養其主賢之且以其服勞有年遂還其身券而卻其貲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三子感謝同歸侍養各置一肆凡老人衣服飲饌及意有所需皆取諸肆中而老人好菓子戲三子欲得老人歡因邀素所習者數人日與老人手譚且許負毋羸每日所負亦取諸肆中老人日得羸餘歡甚而客常得飲噉藉茲以消永晝亦甚相得也初三子之歸養也人奉養一月週而復始諸媳私議曰一月始得奉顏色爲曰太疏於是共議半月一輪旣而亦以爲疏旬日而一輪諸媳復以爲疏遂定議五日一迎養以爲常規子若媳承顏順色必得老人歡而後已嗚呼其子不怨父母之鬻身惟報罔極之是圖在其子有生身之恩能贖身養志已難能矣孝矣其諸媳

無生身鞠育之勞亦能盡孝若是誠賢婦也世間能有幾  
哉嗚呼若子若媳者誠可風矣余故曰老人曷傳傳其子  
若媳也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二

平會理州滇匪紀畧

咸豐七年丁巳余奉檄剿撫西昌猥夷旣肅清西境復辦善後事宜甫臧事滇匪韓登鸞張正明曾一品等三大股又張藍鼻等五小股合八千餘人與甯遠府屬之會理州洶洶徇匪互相讐殺州境與滇南接壤之羅左洪門口一帶數十里被席捲一空且盡封民倉廩以爲賊糧又剋期攻城徇匪疑羅洪之民接濟寇糧復盡焚民居民遭二寇之虐如同倒懸署刺史王君與守將花叅戎羽書求援建昌占鎮軍與甯遠太守祥君甚恐而二公聞消息頗惡互相諉卸鎮軍鑑滇徇之禍謂辦理不善則蹈滇南覆轍籌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三

可以往援者因謂太守曰非何雲咳刺史不可君盍往浼之太守三至余適有豚魚之疾却之太守乃喚鎮軍來鎮軍兩至余亦未見其中軍德遊戎曰何君平夷患辦善後功已不細保尙未及茲復以艱鉅浼之此所以疾辭也公若不負其勞何君爲人慷慨而任事必不辭鎮君因復至從者仍以疾辭鎮軍曰余此來正爲視疾遂直入余乃起坐鎮軍問疾已曰觀君容無病態何自憊也因言會理滇匪倡獗狀余與太守祥君皆有地方之責固當往但才不如君此行非君不可余不應許以躡保余亦不應鎮軍固善言徐曰以夷務故勞君已將及歲豈宜再勞但會理固

君舊治也州民皆君之赤子數年來凡會邑紳民來郡者必頌君德政余聞之熟矣紳民既不忘君君能不念紳民乎盍往拯君之赤子於水火也余聞是言不覺振衣而起曰余豈畏艱鉅惜一勞乎聞寇壘已深非輕兵所能剪除公能畀我兵若何鎮軍曰鎮標兵無多現更籌剿焦脚分兵二百名與君可乎余曰焦脚夷務固須兵力而滇匪之勢更甚於焦脚稍不滅則寧遠五屬俱危五屬危則全蜀震動滇事可鑑也鎮軍曰余固知之但君素得會民心民見君至願效前驅者必眾無已州屬會川營尙存兵一百君其調用再募勇二百名成一旅矣余知不可以口舌爭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四

許之卽傳令募勇次日下較場得勇二百名徒手無軍器又向鎮軍索取摻軍庫得刀矛八十餘事多不堪用又湊擡礮六以足百人械而餘百名猶掉臂遊行欲勿往則貽食言之譏遂毅然往揚言兵二千及抵會城四鄉黔黎聞余至聚觀者十餘里或曰何公猶未老也或曰較前稍老矣者民有至余前盼望者有訴寇披猖者有起居者儼然如家庭父子焉余慰勞之且諭令安業無恐此來正爲汝等除害耳及接見紳耆咸云城內外皆伏奸細數百曰晡卽閉城夜皆登陣防守余曰余已至城門毋早閉夜毋登陣我自有策遂傳令三日內逐戶摻詰城內外如有容留

奸細者從軍法而夜密諭兵勇嚴裝以備迨至第三日晨起紳耆來謁謂城內外賊黨已盡逃矣余曰固知之所以閉城毋早者蓋與之間使自潛逃門若早閉則彼欲逃無由必且行險前下令三日內搜捕者僞也耆老曰善余偵知肘腋已清於是遣五品軍功洪某父子賫榜文徑往賊營開示

朝廷威德曉禍福諭利害喝以虛聲懾以兵威予以自新許其解散同爲盛朝良民毋致玉石俱焚噬臍無及諭到眾匪首隊伍迎洪洪固啣嚙之雄素以護烟幫爲生別號花豹子者也饒膽勇善詞令往來滇南保幫者十餘年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五

滇匪多知之余故賞以五品功牌子二皆賞六品功牌使易轍自效洪復面陳禍福且言余在西昌以八百人深入夷巢破夷萬眾餘皆詣轅投誠爲之殫述而余之將至會理也府屬緣林投賊營者千人聞余至散且盡匪首等已自疑恠今見告諭及洪軍功言因曰某等非叛民緣與狗匪馬某有宿讐故率眾報復讐復即散矣茲奉憲諭當具稟下情希爲轉呈余於遣洪軍功之次日復令梅都闈坤率兵二百距賊二十里而營多張旗幟戎帳嚴守備勿出余率兵練三百隨發而會川營花泰戎力請代行余曰此來正爲辦賊耳不出恐事難濟泰戎力請不已其意蓋以

彼爲守土官不出恐爲士民羞故求往甚切余曰君旣欲往亦率兵二百距梅都閫半里而營以便策應晝多旌旗夜嚴號火有警則謹守禦禁喧譁慎勿出戰叅戎曰諾而余使人潛尾之乃在距城三十里之姜州而駐距梅營猶五十里也乃遣飛騎速之進否仍回城居守毋債事叅戎不得已始前進與梅營聯絡余以百人守城從中調度分派甫定韓登鸞稟亦至稱與徊匪讐不共戴天報復卽歸不敢擾州境余復發示諭之爲之解釋冤怨且暗授洪軍功方畧旋復具稟剋期而退及期猶未動余於是雷厲風行發嚴示以怵之張藍鼻等五小股遂退至金沙江對岸

卽滇地也而韓登鸞等三大股尙五千餘人仍未動余又發諭前往辭益嚴聲益厲又揚言調土兵擊其左撇團練攻其右自以大軍搗其中命徊民襲其後復命花梅兩軍進前十里而陣於是韓登鸞大懼請三日內盡數回滇并懇貸其死榜示通衢并諭沿途關津渡口毋許阻截以便退散余允之且諭令三日內盡數回滇毋許刻留且不許持械結隊而行七月十四日早示到是日天微雨韓登鸞等接讀喜曰何公生我七千餘人果冒雨而行於十六日盡散回滇十六晚王刺史謂余曰君虛聲恐喝事恐無濟聞有數百人尙紮江孺似不如出兵之爲得也余曰孫子

云百戰百勝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又善者也當  
賊之鷹聚羅左也眾七八千氣燄甚盛闔州震恐鎮軍太  
守均畏難而不敢往君與花叅戎亦不敢出城一步豈非  
以寇勢大乎而余以五百人至一百且徒手拳賊十餘  
倍於我眾寡之勢不言而明且兵勇皆非平日恩撫訓練  
之士烏能望其以一击十以寡勝眾哉如戰而不勝則州  
城危而一郡皆震動矣故用虛聲恐喝之法不費隻箭不  
損一卒使強寇怵威自退此用兵之上策也且寇氛正盛  
時吾以數紙而退之茲江孺數百人詎敢逞乎江濶船寡  
彼七八千人加以輜重器械須百往復始可盡渡今三日  
之間未渡者僅數百可謂畏威奉法矣茲日甫夕夜尚有  
六時君試偵之如五鼓不盡濟吾不信也迨次日已刻探  
役回云賊於天未明盡過江矣余曰何如刺史無言少頃  
曰是必淪形山澤間耳余曰君既疑之盍往瞻之王君果  
自往及回默無一言余曰無寇乎有寇乎亦不言余哂曰  
昨日未晡余已馳書花梅兩公俟賊盡渡卽火其巢推墻  
填濠已悉爲平地矣又密遣卒分投嚴索五十里內已無  
足跡矣君奚慮耶刺史默然而退余復囑花梅二君更駐  
紮旬日俟雞犬無聲然後撤師又徇匪二千餘眾猶麇聚  
洶洶余慮滇匪雖退而徇匪肆虐因募能赴徇巢開示禍

福者有軍功白受采應募往余曰徇匪狡險冤悍甚於漢  
匪如有叵測無怨白曰小人與徇首馬某有故彼前開廠  
時小人曾與之掌會計司出入者三年故能往也予因使  
賁示往徇首曰何公是否卽從前仕我州二十年之何青  
天耶白曰然徇曰是吾等恩主也道光十六年夏吾等羣  
居大橋同被水災田廬盡沒何公騎馬渡水賑吾等災又  
爲吾等疏通河道水不復爲患今猶戴德未忘來諭當令  
各鈔一紙謹遵訓令違者共誅之於是自滇來者回滇土  
著者各歸原處不敢擾害州境且具稟謝余接稟歎曰禮  
失而求諸野徇然前賑大橋災時余已忘之而馬某猶記  
之爲政可不慎所施歟是役也以五百人退七八千之強  
寇纔二十餘日耳事臧旋郡鎮軍迎勞而謝曰君退賊何  
神速乃爾且辦理甚善與制軍意合因出制軍檄示余蓋  
制軍傲慎徇覆轍慮武弁邀功啟釁故五百里飛檄諭鎮  
軍善辦毋妄戰余曰制軍誠老成持重若果戰則兵連禍  
結徵調頻仍不知費度支數百萬克復未知何年耳鄙見  
不意與大府合幸未辱命也鎮軍曰當寇匪披猖未聞有  
舞雞擊楫者今君功成攘功者紛起矣君在會營時一舉  
動一措置某皆知之運籌折衝檄文告諭皆君自爲之無  
有能爲君借箸者君宜通稟各憲勿徒爲他人作嫁葢花

叅戎稟稱殺賊數名賊始退王刺史則嗾劣矜以退賊功歸己更有袖手郡城距賊五百餘里之史太守者逸其名見余回郡知賊盡散卽欲秣駟前往余不知其爲攘功計也因曰州境旣肅清道路崎嶇徒勞從者無益而太守銳然竟往探悉諸寇姓名返郡亦密稟攘功制府不能辨適有移節雲貴之命悒悒不快功遂不敘惟剿辦西昌夷務余始保直隸州而營中肉食數公旣浮冒糧餉以飽私橐均花翎璀璨雁銜榮晉矣多有爲余不平者有咎余者曰君若張大其事如毛君之防堵酉陽數請益兵延其歲月使大府惶懼然後奏功則必邀優保今君奏功太速大府疑爲癩癧疾故不敘功乃君不知巧宦耳余曰非不知張大其事可以邀功但用兵有機機至而失則爲禍必大余所以滅事之速者以賊未知余虛實徒聽間者之虛喝亦必自謂與其行險孰若善刀而藏故退若余存私玩寇數月彼偵知余兵五百則必進攻州城州城兵單民寡守備一無可恃必不能守而燎原之勢成矣余斯時也上爲國謀下爲民謀未爲身謀也且顯晦命也咎余者曰善爲國不求賞立功而忘名余等所遜謝不敏也

答朱耐菴少宗伯詢張刺史邦佐宦蹟書

耐菴少宗伯執事閣下書來以某與張惺門刺史同舟十

餘年承詢其宦蹟有甚欲得其詳者某雖與惺門仕同邦

交最善而宦輒分馳未盡悉其詳就所見聞爲執事陳之

惺門固賢能吏也出宰西蜀初權會理州篆潔已愛民下

車卽問疾苦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其聽訟也虛心研鞫

無枉無縱先是邑紳某好結交長吏賄賂公行惺門履任

謝絕私謁非公不見有富室某孝廉者前刺史皆與之交

厚惺門獨拒絕之其兄茂才某以言語威逼釀命欲以重

賄求免勢力者多爲之緩頰惺門勿聽辨如律人服其公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十

有戶胥典缺出其曹互競有以五千金求充者惺門拒之  
乃當堂論文考取不受錙銖入服其廉四鄉製匾頌德却  
之又服其不好名州城西北隅圮惺門謂城池所以衛民  
未可以昇平置之遂捐俸爲士民倡於是輸者恐後遂鳩  
工興築萬杵雷動逾月而工竣或謂時際太平無狗吠之  
聲徒勞民傷財爲無益迨咸豐七年有滇匪韓登鸞之警  
賊以城池完固未敢猝攻保全者不少然後知前日之工  
築非勞民也嗣權合江西昌彰明蘆山等縣事雖爲日未  
久皆有聲其補樂山令也地固西蜀膏腴多鹽井凡邑宰  
蒞任竈戶例饋二千金時節復有陋規惺門無所受或言

數百年成規一旦裁革既招後任之怨且邑東西孔道軒蓋絡繹供帳夫馬生童膏火捕盜招解恤養孤老歲費不貲胡不儲爲辦公之用惺門亦以爲然遂悉儲外庫鎔錢無所私咸豐三年廣西盜起楚蜀滇黔伏莽亦多蠢動惺門遂將此項修城池備樓櫓造器械築炮臺守備完固後二年滇匪李藍二逆屢次圍城卒賴以保全者惺門未雨綢繆之力也而祥方伯以其無暮夜之饋故任樂山八九年中撤省閒住及另署瘠地者過半焉及甫飭回任又檄令赴都引見惺門知不見容遂引疾不復出然宦橐蕭然不能歸里有子九人食指數百遂僑寓峩眉而李藍二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十一

逆是時勢益張被焚掠蹂躪者七十餘州縣九年藍逆以二萬衆圍攻峩眉城僅彈丸兵食一無所恃邑令秦君象書生也聞警驚惶一籌莫展惺門乃教以守禦方略幸

秦君虛衷向之再拜一切號令調度皆聽主之己亦聽令焉惺門令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咸使登埤守禦貧者計口授糧婦女供炊爨賞罰嚴明紳民亦皆用命寇圍攻數晝夜肉薄未下氣稍怠惺門乃募死士餌以重賞得六十人漏四下令各飽食懷火彈火磚縋城而出抵賊營各以火磚火彈擲之賊方在寤寐中出不意焦頭爛額者不計其數又值黑暗未卜官兵眾寡自相踐踏死者相枕藉餘盡

奔北圍遂解人慶更生是役也惺門以六十人破賊二萬  
眾而功不聞於上祇以捐助軍餉加知州銜殊堪楛腕耳  
惺門旋於咸豐十年卒於峩眉縣寓所子九人長子某四  
川候補未入以防酉陽功加六品銜餘俱業儒某所知者  
僅此執事如能撥冗爲之作家傳誠大惠也惺門死且不  
朽矣某謹白

跋

自來著作必兼三長曰才曰學曰識晚近世專工詞調眩一夫之目其於匡時經世名程概擲弗究非不欲究也才弱學膚涉獵卑狹雖欣然搦管不過取膾炙眾口者一二鴻篇襲其貌而未得其神摹其詞而未諳其法由來漸矣雲垓先生質性聰穎無書不讀讀亦能尋其間少蹟科第壯恣遊覽抱鬱鬱未伸之奇創鑿鑿不刊之論每接塵談心傾久之曰者袖退庵存誠齋文稿三冊出以相質披賞數過茅塞頓開益其論古也發先儒所未發而持衡甚允其評今也窺時賢所未窺而操觚有據典核詳贍記事

存誠齋文集跋

之審也情深文明紀勝之韻也爽和端慤酬贈之嚴也一種銳思偉見渾灑流轉之氣沈密包含之局間仿龍門意匠萃唐宋而集其成匪獨鞅掌中不數數觀持此而與鳳苑名流麟閣鉅公絜長較短巫之小大當必有分別留心時務經畫有條措諸實用大堪庇社稷而利人民頗牧之畧寓於哦松賢集之英誰知寄閩詘也何如然

國家尊賢養士二百載矣劍氣珠光精不可遏藏器而沽當來善價吾固知天之不欲喪斯文也吾尤知天之必欲平治天下也謹書數言跋於編末爲 先生祝且爲讀斯冊者幸

香山 何雲咳丈示大著存誠齋文集十二卷

友芝

受讀

畢謹選錄若干篇其邊事書深籌遠見握治安之要其綏邊策目擊手驗洞弭患之根其議治河必極本末之善其講武備必盡水陸之精皆言必可行行必有濟熟之在平日一旦艱鉅猝投直舉而措之耳其楊忠武誌書頌農甘風子傳等篇序事潔有史法其他書說記序靡不藹然截然自仁義流出此非博通古今一一得其實際決不能道隻字尤愛諸史論紬繹再四未有不持事理人情之平而蹈文人逞筆墨爲軒輊者乃益以窺吾 丈之深也時方

存誠齋文集跋

二

多故抱濟世才如吾 丈良不數覲乃使浮沈薄宦雲咳之雲宜不崇朝雨天下者僅僅垂蔭西南一鄉邑未必非世道之不幸然嗣君小宋駸駸以庭訓起甲科爲名詞臣爲良監司開濟之事行見一一恢而拓之以竟吾 丈未竟之志後之論者其必指斯集爲治譜無疑也

子偁莫友芝

昔人謂作詩必有關係方不徒作至於古文託體更尊尤不宜漫然操觚唐宋諸大家後以古文名世者林立大要不出議論才華二端 本朝間有以考據擅長者則古文之歧途矣惟桐城方望溪先生以謹嚴淡雅爲宗實爲古

文正軌嗣後若姚姬傳惲子居皆宗之然非空疎者所能竊似丙寅三月客游皖江獲晤 雲咳先生並得讀所著存誠齋文集十二卷始歎文章淵源有自桐城典型猶未墜也 先生官蜀中垂四十年有循吏名善政不可枚舉詩文亦日富凡民生國計利弊所關與一切脩已接物之理皆於詩文寓之茲十二卷其一斑也持論不必動闕名教能使人讀之油然藹然其心漸入於善而不能已不自知豈徒作者耶又根柢經史不爲浮游無根之言可謂謹嚴淡雅者已年逾七旬神明純固詰嗣小宋方伯迎養來皖猶日以著述爲樂愛才若渴有一藝之長者皆蒙採錄

存誠齋文集跋

三

雖以章之謗陋亦承孜孜獎誘若將不及古稱衛武公耄而好學近代若沈確士袁子才以文章德業負海內人望膺禔福高年 先生殆其人耶 章得侍坐末親聞緒論何其幸也而究以未讀 先生詩集爲憾異日當請業焉

稚楓胡志章

凡讀文莫不喜讀瑋文世之所謂瑋文者不過老師宿儒自矜鴻篇鉅作及讀數行輒目倦神昏掩帙還之矣必世有偉人然後能爲瑋文謂天下多偉人何以行年六十而未之見謂天下無偉人何以儼然在目而躬親遇之如

雲矇邑侯者是矣 侯抱經世之學而久屈百里癸丑嘉平來權邑篆邑民受夷患者二十餘年遭焚殺剽掠不可勝計避而遷徙者十之四五百餘里多鞠爲茂草 侯下車知漢奸爲患設方略擒數人重法治之又諭民修建碉堡齊團以禦教民暗伏於寇往來之徑俟其至卒起而擊之戮一級資萬錢又諭民得造火器呈官編號俾資捍禦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四

寇夜至數被剽又失漢奸爲鄉導遂歛跡先是宰斯邑者城外數里馬蹟卽不敢到寇至惟閉門自固 侯初至夜聞有警卽馳數騎出自登礮樓以俟之禁守卒炮毋妄燃俟寇近始擊之而寇探知 侯出卽退去自是亦不敢復至紆道而擾宜賓犍爲民稍得安枕 侯復偵知老君山寇出入必取道於此帶十餘騎親至其地山高數百仞滿山皆叢竹茂草深林密箐上通馬邊峩邊雷波皆夷巢穴人所不敢至 侯謂移新設萬全營於山趾築堡以處之則斷夷人咽喉之道夷患可已正擬稟行闔邑士民見侯胸富韜畧方擬遵 侯教多建礮齊團而未兩月 侯

凡讀文莫不喜讀瑋文世之所謂瑋文者不過老師宿儒自矜鴻篇鉅作及讀數行輒目倦神昏掩帙還之矣必世有偉人然後能爲瑋文謂天下多偉人何以行年六十而未之見謂天下無偉人何以儼然在目而躬親遇之如

雲咳邑侯者是矣 侯抱經世之學而久屈百里癸丑嘉平來權邑篆邑民受夷患者二十餘年遭焚殺剽掠不可勝計避而遷徙者十之四五百餘里多鞠爲茂草 侯下車知漢奸爲患設方略擒數人重法治之又諭民修建碉堡齊團以禦教民暗伏於寇往來之徑俟其至卒起而擊之戮一級賚萬錢又諭民得造火器呈官編號俾資捍禦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四

寇夜至數被創又失漢奸爲鄉導遂歛跡先是宰斯邑者城外數里馬蹟卽不敢到寇至惟閉門自固 侯初至夜聞有警卽馳數騎出自登礮樓以俟之禁守卒炮毋妄燃侯寇近始擊之而寇探知 侯出卽退去自是亦不敢復至紆道而擾宜賓犍爲民稍得安枕 侯復偵知老君山寇出入必取道於此帶十餘騎親至其地山高數百仞滿山皆叢竹茂草深林密箐上通馬邊峩邊雷波皆夷巢穴人所不敢至 侯謂移新設萬全營於山巔築堡以處之則斷夷人咽喉之道夷患可已正擬稟行闔邑士民見侯胸富韜畧方擬遵 侯教多建礮齊團而未兩月 侯

卽以艱去邑人知不可留相與泣送謂天不欲除茲醜類使侯功未竟而去也 侯尤好獎借士類初下車卽物

色賢才而接禮之芳以草茅寒峻加造廬殊禮趨承之際先得讀所著玉帳狐腋再得存誠齋文集而讀之雖全豹未窺殆望而欲駭駭而汗茫乎不知其涯岸其沉博似韓閔逸似柳醅粹似歐議論似蘇機調似左公書法似龍門其他九流百氏盡笙簧而殺核之論兵尤爲卓絕合周秦漢唐宋明諸家言兵者皆咀其精而吮其華際斯時艱而不得大用於世老猶屈百里人皆惜之 侯身如松幹聲若洪鐘目光射人老而矍鑠轍蹟遍天下名譽滿川中居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五

官行政處已接人迥出風塵系本嶺南世族代有偉人尤盛於明東莞伯真仙洲太僕象岡相國皆一代名臣 太封君以名儒爲循吏宦蹟有傳遺愛有頌明德之後其實能繼嗣君復掇巍科入翰苑轉給諫侃侃立朝都中稱四直諫皆 侯教而成之簪纓金紫爲家常故物且 太恭人年近百齡婺星始暗祿位名壽皆得備而有之求之興朝世族其能有幾 芳 不幸見 侯也晚親承未久其初如對華嶽天外嵯峨可望而不可卽繼如聽鈞天餘音遺響徒想像而溯洄蒼生有幸乎他日風雲際會盪寇則方召之資雷雨經綸長民則豹儔之惠卽不然先生洋洋大文

卽以艱去邑人知不可留相與泣送謂天不欲除茲醜類  
使 侯功未竟而去也 侯尤好獎借士類初下車卽物  
色賢才而接禮之芳以草茅寒峻加造廬殊禮趨承之際  
先得讀所著玉帳狐腋再得存誠齋文集而讀之雖全豹  
未窺殆望而欲駭駭而汗茫乎不知其涯岸其沉博似韓  
閔逸似柳醅粹似歐議論似蘇機調似左公書法似龍門  
其他九流百氏盡笙簧而敲核之論兵尤爲卓絕合周秦  
漢唐宋明諸家言兵者皆咀其精而吮其華際斯時艱而  
不得大用於世老猶屈百里人皆惜之 侯身如松幹聲  
若洪鐘目光射人老而矍鑠轍蹟遍天下名譽滿川中居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五

官行政處已接人迥出風塵系本嶺南世族代有偉人尤  
盛於明東莞伯真仙洲太僕象岡相國皆一代名臣 太  
封君以名儒爲循吏宦蹟有傳遺愛有頌明德之後其實  
能繼嗣君復掇巍科入翰苑轉給諫侃侃立朝都中稱四  
直諫皆 侯教而成之簪纓金紫爲家常故物且 太恭  
人年近百齡婺星始暗祿位名壽皆得備而有之求之興  
朝世族其能有幾 芳 不幸見 侯也晚親承未久其初如  
對華嶽天外嵯峨可望而不可卽繼如聽鈞天餘音遺響  
徒想像而溯洄蒼生有幸乎他日風雲際會盪寇則方召  
之資雷雨經綸長民則豹儔之惠卽不然先生洋洋大文

必流傳不朽爲韓柳諸公之後勁孫吳百家之薪傳而又  
何憾乎芳 謗陋腐儒奚足以知擬議然慨歎流連聊可備  
我邑輿人之誦惡得以不文唾哉

香谷彭應芳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六

必流傳不朽爲韓柳諸公之後勁孫吳百家之薪傳而又  
何憾乎芳 謏陋儒奚足以知擬議然慨歎流連聊可備  
我邑輿人之誦惡得以不文唾哉

香谷彭應芳

存誠齋文集卷十四

六

